

四 穷苦中的一朵玫瑰

一个极年轻的姑娘站在半开着的门口。那间破屋子的天窗正对着房门，昏暗的光从上面透进来，照着姑娘的脸。那是个苍白、瘦弱、枯干的人儿，她只穿了一件衬衫和一条裙，裸露的身子冻得发抖。一根绳子代替腰带，另一根绳子代替帽子，两个尖肩头从衬衫里顶出来，淋巴液色的白皮肤，满是尘垢的锁骨，通红的手，嘴半开着，两角下垂，缺着几个牙，眼睛无神，大胆而下贱，体形象个未长成的姑娘，眼神象个堕落的老妇，五十岁和十五岁混在一起，是一个那种无一处不脆弱而又令人畏惧，叫人见了不伤心便要寒心的人儿。

马吕斯站了起来，心里颤抖抖的，望着这个和梦中所见的那种黑影相似的人。

尤其令人痛心的是，这姑娘并非生来便是应当变丑的，在她童年的初期，甚至还是生得标致的。青春的风采也仍在跟堕落与贫苦所招致的老丑作斗争。美的余韵在这张十六岁的脸上尚存有奄奄一息，正如隆冬拂晓消失在丑恶乌云后面的惨淡朝辉。

这张脸在马吕斯看来并不是完全陌生的。他觉得还能回忆起在什么地方见到过。

“您要什么，姑娘？”他问。

姑娘以她那酗酒的苦役犯的声音回答说：

“这儿有一封信是给您的，马吕斯先生。”

她称他马吕斯，毫无疑问，她要找的一定是他了，可是这姑娘是什么人？她怎么会知道他的名字呢？

不经邀请，她便走进来了。她果断地走了进来，用一种叫人心里难受的镇静态度望着整个屋子和那张散乱的床。她赤着脚，裙子上有不少大窟窿，露出她的长腿和瘦膝头。她正冷得发抖。

她手里真捏着一封信，交给了马吕斯。

马吕斯拆信时，注意到信封上那条又宽又厚的面糊还是潮的，足见不会来自很远的地方。他念道：

我可爱的邻居，青年人：

我已经知道您对我的好处，您在六个月以前替我付了一个季度的租金。我为您祝福，青年人。我的大闺女将告诉您：“两天了，我们没有一块面包，四个大人，内人害着病。”假使我在思想上一点也不悲关，我认为应当希望您的慷慨的心能为这个报告实行人道化，并将助我的愿望强加于您，惠我以轻薄的好事。

我满怀对于人中善士应有的突出的敬意。

容德雷特。

再启者：小女净候您的分付，亲爱的马吕斯先生。

马吕斯见了这封信，象在黑洞里见到了烛光，从昨晚起便困惑不解的谜，顿时全清楚了。

这封信和另外那四封，来自同一个地方。同样的字迹，同样的笔调，同样的别字，同样的信纸，同样的烟草味儿。一共五封信，五种说法，五个人名，五种签字，而只有一个写信人。西班牙队长堂·阿尔瓦内茨、不幸的巴利查儿妈妈、诗人尚弗洛、老戏剧演员法邦杜，这四个人全叫做容德雷特，假使这容德雷特本人确实是容德雷特的话。

马吕斯住在这栋破房子里已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了，我们说过，他只有很少的机会能见到，也只能说略微见到，他那非常卑贱的邻居。他的精神另有所注，而精神所注的地方也正是目光所注之处。他在过道里或楼梯上靠近容德雷特家的人对面走过应当不止一次，但是对他来说，那只是些幢幢人影而已，他在这方面是那么不经心，所以昨晚在大路上碰到那两个容德雷特姑娘，竟没有认出是她们——显然是她们两个。刚才这一个走进了他的屋子，他也只是感到又可厌又可怜，同时恍惚觉得自己曾在什么地方遇见过她。

现在他看清楚了一切。他认识到他这位邻居容德雷特处境困难，依靠剥削那些行善人的布施来维持生活。他搜集一些人名地址，挑出一些他认为有钱并且肯施小恩小惠的人，捏造一些假名写信给他们，让他的两个女孩冒着危险去送信。想不到这个做父亲的竟走到了不惜牺牲女儿的地步，他是在和命运进行一场以两个女儿为赌注的赌博。马吕斯认识到，从昨晚她们的那种逃跑的行径，呼吸促迫的情形，惊慌的样子，以及从她们嘴里听到的粗鄙语言来看，极可能这两个不幸的娃子还在干着一种人所不知的暧昧的事，而从这一切产生出来的后

果，是人类社会的现实，两个既不是孩子，也不是姑娘，也不是妇人的悲惨生物，两个那种由艰苦贫困中产生出来的不纯洁而天真的怪物。

一些令人痛心的生物，无所谓姓名，无所谓年龄，无所谓性别，已不再能辨别什么是善什么是恶，走出童年，便失去世上的一切，不再有自由，不再有贞操，不再有责任。昨天才吐放今日便枯萎的灵魂，正如那些落在街心的花朵，溅满了污泥，只等一个车轮来碾烂。

可是，正当马吕斯以惊奇痛苦的目光注视着她时，那姑娘却象个幽灵，不管自己衣不蔽体，在他的破屋子里无所顾忌地来回走动。有时，她那件披开的、撕裂的衬衫几乎落到了腰际。她搬动椅子，她移乱那些放在抽斗柜上的盥洗用具，她摸摸马吕斯的衣服，她翻看每个角落里的零星东西。

“嘿！”她说，“您有一面镜子。”

她还旁若无人地低声哼着闹剧里一些曲调的片断，一些疯疯癫癫的叠句，用她那沙哑的嗓子哼得惨不忍闻。从这种没有顾忌的行动里冒出了一一种无以名之的叫人感到拘束、担心、丢人的味儿。无耻也就是可耻。

望着她在这屋子里乱走乱动——应当说乱飞乱扑，象个受阳光惊扰或是断了一个翅膀的小鸟，确是再没有什么比这更使人愁惨的了。你会感到在另外一种受教育的情况下或另一种环境中，姑娘这种活泼自在的动作也许还能给人以温顺可爱的印象。在动物中，一个生来要成为白鸽的生物是从来不会变成猛禽的。这种事只会发生在人类中。

马吕斯心里暗暗这样想着，让她行动。

她走到桌子旁边，说：

“啊！书！”

一点微光透过她那双昏暗的眼睛。接着，她又说——她的语调显出那种能在某方面表现一下自己一点长处的幸福，这是任何人都不会感觉不到的：

“我能念书，我。”

她兴冲冲地拿起那本摊开在桌上的书，并且念得相当流利：

“……博丹将军接到命令，率领他那一旅的五连人马去夺取滑铁卢平原中央的乌古蒙古堡……”

她停下来说：

“啊！滑铁卢！我知道这是什么。这是从前打仗的地方。我父亲到过那里。我父亲在军队里待过。我们一家人是地地道道的波拿巴派，懂吧！那是打英国佬，滑铁卢。”

她放下书，拿起一支笔，喊道：

“我也能写字！”

她把那支笔蘸上墨水，转回头望着马吕斯说：

“您要看吗？瞧，我来写几个字看看。”

他还没有来得及回答，她已在桌子中间的一张纸上写了“雷子来了”这几个字。

接着，丢下笔，说：

我没有拼写错。您可以瞧。我们受过教育，我的妹子和我。

我们从前不是现在这个样子。我们没有打算要当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她停住了，她那阴惨无神的眼睛定定地望着马吕斯，继又忽然大笑，用一种包含着被一切兽行憋在心头的一切辛酸苦楚的语调说道：

“呸！”

接着，她又用一个轻快的曲调哼着这样的句子：

我饿了，爸爸，

没得吃的。

我冷呀，妈妈，

没有穿的。

嗦嗦抖吧，

小罗罗。

哭鼻子吧，

小雅各。

她还没有哼完这词儿，又喊着说：

“您有时也去看戏吗，马吕斯先生？我，我是常去的。我有一个弟弟，他和那些艺术家交上了朋友，他时常拿了入场券送给我。老实说，我不喜欢边厢里的那种条凳。坐在那里不方便，不舒服。有时人太挤了，还有一些人，身上一股味儿怪难闻的。”

随后，她仔细端详马吕斯，表现出一种奇特的神情，对他说：

“您知道吗，马吕斯先生？您是个非常美的男子。”

他俩的心里同时产生了同一思想，使她笑了出来，也使他涨红了脸。

她挨近他身边，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肩膀上说：

“您从不注意我，但是我认识您，马吕斯先生。我常在这儿的楼梯上遇见您。有几次，我到奥斯特里茨那边去遛弯儿，我还看见您走到住在那里的马白夫公公家去。这对您很合适，您这头蓬蓬松松的头发。”

她想把她说话的声音装得非常柔和，结果却只能发出极沉的声音。一部分字消失在从喉头到嘴唇那一段路上了，活象在一个缺弦的键盘上弹琴。

马吕斯慢慢地向后退。

“姑娘，”他带着冷淡的严肃神情说，“我这儿有一个包，我想是您的。请允许我拿还给您。”

他便把那包着四封信的信封递了给她。

她连连拍手，叫道：

“我们四处好找！”

于是她连忙接过那纸包，打开那信封，一面说：

“上帝的上帝！我们哪里没有找过，我的妹子和我！您倒把它找着了！在大路上找着的，不是吗？应当是在大路上吧？您瞧，是我们在跑的时候丢了的。是我那宝贝妹子干的好事。回到家里，我们找不着了。因为我们不愿挨揍，挨揍没有什么好处，完全没有好处，绝对没有什么好处，我们便在家里说，我们已把那些信送到了，人家对我们说：‘去你们的！’想不到会在这儿，这些倒霉信！您从哪里看出了这些信是我的呢？啊！对，看写的字！那么昨晚我们在路上碰着的是您了。我们看不见，懂吗！我对我妹子说：‘是一位先生吧？’我妹子对我说：‘我想是一位先生！’”

这时，她展开了那封写给“圣雅克·德·奥·巴教堂的行善的先生”的信。

“对！”她说，“这便是给那望弥撒的老头的。现在正是时候。我去送给他。他也许能有点什么给我们去弄一顿早饭吃吃。”

随后，她又笑起来，接着说：

“您知道我们今天要是早饭吃的话，会怎样吗？会这样：我们会在今天早上把前天的早饭、前天的晚饭、昨天的早饭、昨天的晚饭，做一顿同时全吃下去。嘿！天晓得！你还不高兴，饿死活该！狗东西！”

这话促使马吕斯想起了这苦娃子是为了什么到这屋子里来找他的。

他掏着自己的背心口袋，什么也掏不出。

那姑娘继续往下说，仿佛她已忘了马吕斯在她旁边：“有时我晚上出去。有时我不回家。在搬到这儿来住以前，那年冬天，我们住在桥拱下面。大家挤做一团，免得冻死。我的小妹妹老是哭。水，这东西，见了多么寒心！当我想到要把自己淹死在水里，我说：‘不，这太冷了。’我可以随意四处跑，有时我便跑去睡在阴沟里。您知道吗，半夜里，我在大路上走着时，我看见那些树，就象是些大铁叉，我看见一些漆黑的房子，大得象圣母院的塔，我以为那些白墙是河，我对自己说：‘嘿！这儿也是水。’星星好象是扎彩的纸灯笼，看去好象星星也冒烟，要被风吹熄似的。我的头晕了，好象有好多匹马在我耳朵里吹气。尽管是在半夜里，我还听见摇手风琴的声音，纱厂里的机器声，我也搞不清楚还有什么声音了，我。我觉得有人对我砸石头，我也不管，赶紧逃，一切都打转儿，一切都打转儿。肚子里没吃东西，这真好玩。”

她又呆呆地望着他。

马吕斯在他所有的衣袋里掏了挖了好一阵，终于凑集了五个法郎和十六个苏。这是他当时的全部财富。“这已够我今天吃晚饭的了，”他心里想，“明天再说。”他留下了十六个苏，把五法郎给那姑娘。

她抓住钱。说道：

“好呀，太阳出来了。”

这太阳好象有能力融化她脑子里的积雪，把她的一连串黑话象雪崩似的引了出来，她继续说道：

“五个法郎！亮晶晶的！一枚大头！在这破窑里！真棒！您是个好孩子。我把我的心送给你。我们可以打牙祭了！喝两天酒了！吃肉了！炖牛羊鸡鸭大锅肉了！大吃大喝！还有好汤！”

她把衬衣提上肩头，向马吕斯深深行了个礼，接着又作了个亲昵的手势，转身朝房门走去，一面说道：

“再见，先生。没有关系。我去找我的老头子。”

走过抽斗柜时，她看见那上面有一块在尘土中发霉的干面包壳，她扑了上去，拿来一面啃，一面嘟囔：

“真好吃！好硬哟！把我的牙也咬断了！”

随后她出去了。

youth整理校对



[返回上页](#)